

依納爵與神操

穆宏志¹

本文作者根據依納爵親自寫的《自述小傳：心靈日記》內容資料，將「神操」精神細細詳述。

一、身為軍職，卻不是「軍人」

依納爵的《自述小傳：心靈日記》是以邦布羅納作戰受傷開始的²。如果我們只因為依納爵有意打仗，且受大砲所傷，就把他視為一名「軍人」，並且以後都以一位有名將軍的生平來看待他的生命的話；我想，這樣並不幫助我們真正了解依納爵。況且，這是主曆1521年的事，而不是發生在廿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。

我曾聽說過一句話：在最恰當的時機撤退，就等於是勝利。很多人認為這句話是拿破崙說的，或許，拿破崙真的說過這句話³，因為拿破崙真的是一名「軍人」；但，依納爵卻不是

¹ 本文作者：穆宏志神父，耶穌會士，1943年生於西班牙。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碩士、輔大神學院神學博士。現任教於輔大神學院及輔大宗教學系碩士班，教授新約聖經、聖經希臘文、拉丁文等。中文作品散見《神學論集》等，並著有《宗徒書信主題介紹》《若望著作導論》。本文乃根據作者的講稿，由戴宇光小姐編寫、整理而成，特此致謝。

² 請見：《聖依納爵自述小傳：心靈日記》（譚璧輝、侯景文合譯，台北：光啓，1991，以下簡稱《自述小傳》），23頁，第一章。

³ 這可能是句很有名的話，但，事實上拿破崙根本沒說過。

「軍人」，他不懂得「適時撤退」的道理，所以⁴：

「當他所有的戰友明白地看出防守已屬不可能，只要能保持性命，就同意投降，他卻反對所有的騎士而獨持異議，最後以各種理由說服了要塞司令繼續抵抗……」

他給的理由只是他的願望；他受傷後，大家立刻投降。單從軍事立場而言，抵抗敵軍是不可能的；可是，為依納爵而言，保護邦布羅納堡壘是攸關榮譽的一件事。

既然依納爵不是「軍人」，那麼，交戰時他在做什麼？他喜歡打仗，並且欣賞打仗，「因受世俗榮耀的強烈而虛幻的願望所驅使，特別喜愛軍職」⁵。當時，參與戰爭是一個高級的行動，只有貴族階級的人才有可能從事這類的活動，而且能因此使人享受貴族等級的身分地位。在依納爵的時代，歐洲開始有常設的軍隊，可是依納爵沒有參加這些軍隊。他悔改後去看他以前的主人 Nájera 公爵，這位公爵很看重依納爵，他表示⁶：

「為其他一切可以暫不付錢，但為勞耀拉則不可以；由於往日對他的信用貸款，他正想贈給他一個優越的地位呢，只要他願意接受。」

但為依納爵而言，他不是要克服這個誘惑，而是他根本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個誘惑，他從來沒想過要成為一位職業軍人，不論悔改前或悔改後。當時，他只是一位比較下級的貴族，要去侍奉比較高級的貴族，藉此侍奉這位貴族所代表的國王。因為他對那些貴族的重視，因此他不能不打仗而投降。

因著依納爵對榮譽及忠誠的體驗，解釋了他為何有這樣的行動，這也是他的生涯，他希望藉由這些工作及行動，幫助自

⁴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 1 號。

⁵ 同上。

⁶ 同上，第 13 號。

己邁向更高的貴族地位，甚至達到不可達到的地位⁷：

「他設想為侍奉某夫人所須要作的傻事，為去她所住的地方所要用的方法，向她要說的題銘言詞，以及為侍奉她所要作的大膽的事。他甚至自負實現這種夢想並非不可能；因為那位夫人並非普通的貴族：也不是一位伯爵夫人或公爵夫人，她的地位卻是比這些更高。」

我們應記得依納爵有這兩個思想：一個是要有一個以忠信為基礎的關係（中古時代的騎士）；另一個是他渴望做大事，甚至是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所以，他也希望以後做神操的人也是以這樣的態度進入神操⁸：

「奉行神操的人，如果開始時便以慷慨的心胸……，這樣一定為他很有益處。」

二、在勞耀拉的體驗

我們都知道在勞耀拉所發生的事：當地當時沒有騎士小說、英雄故事這一類可以讓他讀了來發展自己想像力的書，因此，他拿《聖人傳記》和《基督行實》來讀。慢慢地，他悔改了，這悔改開始時，他只是換成另一種操練，以做刻苦來代替作戰時所做的大事，這改變並不太大，因為他所崇拜的騎士也都做過刻苦這一類的大事。《唐吉訶德傳》就是這一類的例子。只是依納爵想做到的，一般看來是比較極端的地步而已⁹：

「常常設想困難而繁重的；在他的想像中好像並不怎樣困難。這樣反覆思想之後，在他的腦海中常向自己說：『聖道明作了這事，我也當作；聖方濟各作了那事，我也

⁷ 同上，第6號。

⁸ 《神操》，第5號，凡例五。

⁹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7號。

要作。』」

如此看來，依納爵還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「中古騎士」而已，尚在走向「基督騎士」的路上。他開始注意到：不同的思想會帶來不同的反應¹⁰：

「直到有一天他的眼睛開了，對這種不同的感受大為驚異，於是開始反省：為什麼有的思想使他煩悶，另一種思想卻使他欣慰；慢慢地明白了使他心情動盪的不同原因：一種是由魔鬼而來，另一種卻是天主的靈感。」

分辨神類的第一步就是體驗到有不同的神類。這不同的神所引起的不同的效果，是依納爵在神操第一週分辨神類的規矩所保留的經驗。這樣的體驗是個關鍵，依納爵的一輩子都在繼續不斷的尋找，神操是一個分辨的訓練，這兩個現象，對不同的神有所體會，都是依納爵在勞耀拉的體會。「他於是對以往的生活開始更認真地檢討，也想到急需懺悔補贖」¹¹。

神操的第一週，是以「省察」開始，然後才做第一個「操練」。同樣的，依納爵的悔改也是以反省他往昔的生活開始。不過，我們得注意，《神操》書中，在這些省察之前，有一段〈原則與基礎〉，這一段在《神操》書內是較晚加上去的，但它所表達的事實，已經在依納爵的思想和心靈內，因為，只有從「原則與基礎」上看自己的生活，才能判斷需要悔改及需要做補贖。依納爵不是從他的生活經驗開始，而是把他的生活對比天主在他生活中的臨在而開始¹²。他體驗到聖奧斯定所說，「祢

¹⁰ 同上，第8號。

¹¹ 同上，第9號。

¹² 因為依納爵發現他的生活沒有配合這樣一個標準，所以以一個對比的生活開始：「人受造的目的，是為讚美、崇敬、事奉我的主天主，因此而拯救自己的靈魂」（見：《神操》，第一週〈原則與基礎〉，第23號）。

在我內，可是我不跟你在一起」，這是與天主有交往的內在事實，也是使依納爵有了懺悔的體驗。

爲過去的生活做補贖，這是倫理悔改。基本上是以一個行爲代替另外一種行爲，依納爵給我們一些例子，他如何實行這個改變¹³：

「他以前很注意修飾頭髮，這是那個時代的風氣，他也的確有一頭很美的髮；現在他決心任其自然，不梳也不剪，無論白天黑夜總不戴帽子。爲了同樣的理由他也讓手腳指甲隨便長，因爲以前他對這樣的事也曾過分經心在意地修飾過。」

這倫理的悔改是依靠他騎士的體驗而生活；《神操》第一週「附規二」提到¹⁴：

「同時給自己提出幾個例子。譬如設想我是一位中古時代的騎士，雖曾蒙受君王的百般寵遇，反重重地得罪了他，如今站在君王及滿朝文武面前，羞愧難堪。」

悔改的第一個肯定和內在的初果，是在聖母¹⁵的顯現。這個顯現在依納爵身上是對貞潔的淨化。這個悔改也有一些外表的表現¹⁶：

「他在家中度過的全部時間，都奉獻給天主的事情及家人靈魂的神益。……於是便很謹慎地著手寫書，他用紅墨水寫基督的言談，以藍墨水寫童貞聖母的談話。」

他默觀星星和天空的體驗，成爲依納爵在神操第一週關於

¹³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19號。

¹⁴ 《神操》，第74號。

¹⁵ Our Lady，即我們的「女主人」之意。

¹⁶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11號。

反省罪過的第二次操練「第五題」中所提到的驚訝¹⁷。他還是以慷慨的態度答覆他在操練一的對禱所問的問題：我為基督該做什麼？

「他一痊癒，便去耶路撒冷，就如他前面所說的，凡一顆慷慨愛天主的心所願實行的一切苦工齋戒，他要全行不缺……。他幻想著赤腳去耶路撒冷朝聖，只以野草充飢。¹⁸」

但是他不只是一個行動的改變，也開始有一個忠信的改變，他不只是改變行為，也是換主人¹⁹：

「他將時間的一部分用為寫字，另一部分用為祈禱。他最大的快樂是仰觀天象和星辰，他頻頻觀賞，而且時間很長；因為他感覺藉此對事奉吾主引起很大的興奮。」

三、一個階段的結束，另一個階段的開始：蒙賽辣

我們不知道依納爵是否在勞耀拉做過第一週的操練，反而很清楚的是，依納爵住在蒙賽辣的頭幾天，以總告解的方式做完了第一週，「這總告解最好在第一週神操後舉行」²⁰。好像在這號神操中，應用他自己的經驗，因為他「到達蒙賽辣，作了祈禱，同一位聽告司鐸商量之後，便以書寫的方式辦了總告解，這告解延長了三天之久」²¹，依納爵做完了第一週。

下面所發生的事好像是《神操》中的〈世間君王的召叫〉，他是以武裝站崗的方式²²：

¹⁷ 《神操》，第 60 號。

¹⁸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 8、9 號。

¹⁹ 同上，第 11 號。

²⁰ 《神操》，第一週〈原則與基礎〉，第 44 號。

²¹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 17 號。

²² 同上，第 17、18 號。

「他腦海裡滿是 Amadis de Gaula (騎士小說) 和類似的書中所說的事情，他想著作同樣的事。為此他決定整夜武裝站崗在蒙賽辣的聖母像前，脫去他的衣服，穿上耶穌基督的武裝不坐不臥，只是有時站著有時跪著。……將他的寶劍和匕首掛在堂中的聖母像前。……三月聖母〔領報〕瞻禮前夕（1522 年的夜間），盡可能秘密地去見一個窮人，將自己的衣服全脫下來送給了他，然後穿上他所願意的衣服，去跪在聖母的祭台前，有時跪著有時站著，手持巡禮者的手杖，過了一整夜。」

他用古代騎士的禮儀，由世俗的騎士離開他以前的生活成為基督的騎士。從現在起，他只對基督忠信，他已經公開而隆重地宣佈要侍奉祂。

依納爵給做神操的人在第一、第二週之間介紹一個練習的操練，悔改以後，以總告解做為悔改的證據與證明，目的是穩固而嶄新的忠信。這操練是一個武裝站崗的操練，雖然沒有那麼戲劇性！但騎士的意味很濃：君王在召叫他的屬下（而不是將軍鼓勵他的士兵），這召叫被描寫成夥伴性的條件²³：

「誰若不接受這位君王的號召，該多麼受全世界的唾罵，認為他是一名卑鄙怯懦的騎士……，奉獻在祢的無窮美善，及祢光榮之母和天朝聖人聖女們的面前……」

雖然依納爵沒有特別提到基督的救贖，從第一個操練開始，就出現了基督的救贖身分：「設想我面對懸在十字架上的吾主耶穌面前」²⁴。這對禱問的是，一直到現在和將來，我和祂的關係應是如何。在世間的祈禱，基督的仁慈成為使命，首先以個人密切的關係做為開始。

²³ 《神操》，第二週，第 94、98 號。

²⁴ 同上，第一週，〈原則與基礎〉，第 53 號。

四、茫萊撒和聖地的經驗

「天一亮便離去，免得被人認出來；……卻由斜路直奔名叫茫萊撒的鄉鎮，決定先在那裡的醫院住幾天，以便在他小心翼翼所帶的書本上寫些摘要。²⁵」

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依納爵在茫萊撒住了將近一年，而且在那有很多經驗，我們不必一一言述。依納爵的靈修體驗是²⁶：

「已不只是為賠補自己的罪過，而是為取悅天主。他對往日的罪過非常悔恨，也極願為愛天主作些大事；並不重視他的罪己蒙寬恕，他在作補贖時已不思想這些。當他決心作聖人們所作過的補贖時，不只是想作同樣的補贖，且願作更大的。他就是在這些思想中獲得了極大的神慰，心中毫無罣礙，也不曉得什麼叫謙遜，什麼叫愛德，什麼叫忍耐，連節制的機智和這些德行的分寸也不曉得，目的只是作這些外表的大工程。」

依納爵往蒙賽辣和茫萊撒的路上開始表現在神操的第一週到第二週，天主在茫萊撒等他，為了繼續這條路。

他以大補贖作為取悅天主的看法，他以為如此作會悅樂天主，他還是不太了解天主需要一個宗教性的悔改！天主希望他歸向生命的、生活的天主。第一步是依納爵所描寫的誘惑²⁷：

「來了一種折磨他的頑強思想，給他表現了生活的困難，好像有人在他心中向他說：『在你生活七十年的歲月中你怎能支持得了這樣的生活呢？』然而他深覺得這種暗示來自仇敵魔鬼，心中以強力答覆說：『哎！真可憐！你能應許我一小時的生命嗎？』他就這樣戰勝了誘惑，心也

²⁵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 18 號。

²⁶ 同上，第 14 號。

²⁷ 同上，第 20 號。

平靜了。」

我們應注意，分辨神類的規矩是第一與第二週開始同時出現，在我們剛才應用的段落，依納爵體驗到是魔鬼，因為這些思想所產生的效果。這就是分辨神類第二類第一條規則²⁸：

「魔鬼則是以似是而非的理論、詭詐和不斷的欺騙，專門攻打這愉快和喜樂。」

另一方面，他自己有的態度就是分辨神類第一類第十二條規則²⁹：

「那從事靈修的人，若對仇敵毫無畏懼，開始便斷然抵抗，牠便知難而退。」

跟著這個誘惑，又加上另一個誘惑更挑戰倫理悔改：開始不信任另一位忠信。依納爵自己做他所該做的一切，但是沒有神慰，反而心中煩亂，好像新的主沒有在做祂所該做的，「我們現在所開始的這種新生活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³⁰ 依納爵應該開始學習了解內在的事，而他自己是最大的阻礙。一直到現在，他指導他的改變：他決定做很多的刻苦，而且做了，他決定要去耶路撒冷，決定要以怎樣的方式去……等等。依納爵脫離了世俗的誘惑，可是還沒有超越自己。他知道不可能侍奉兩個主人，他現在應該學習，他自己能當作那個應該放棄的第二個主人。他的自由需要被解放。他在茫萊撒提到的心理狀況慢慢地教訓他³¹：

「有時雖然願意，卻對祈禱、望彌撒和常唸的一些經文得不到興趣；反之，在其他的時間卻感到很大的神慰，

²⁸ 《神操》，第 329 號。

²⁹ 《神操》，第 325 號。

³⁰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 21 號。

³¹ 同上。

而且是突然而來的，好像有人把憂愁鬱悶除去，就如某人將斗篷從另外一人的肩上掀去一般。」

這就是分辨神類的第一步，分辨神類第一類的第九條規則說³²：

「是使我們認清並深深覺悟：獲得及保存虔誠、熱愛、熱淚或其他神慰，並不是我們的能力，全是天主的恩賜和聖寵。」

下一步是多疑病，依納爵在這個經驗上描寫得很仔細，我們不能全部應用³³。綜合而言，依納爵學習不論是刻苦、辦告解，或是恆心地例行神功都沒有缺，「連」去參加公唱日課及跪著祈禱，「甚至」半夜起床等都照常不缺³⁴，他希望這能使他脫離多疑病。但相反的，在這樣反省之後，他對生活反而感到厭倦了，而忽萌生了卻此生的強烈誘惑；慶幸吾主驚醒了他這個迷夢。

他開始察考這種「神」用什麼方法進入他心中；他於是心智極清醒地下定決心，不再告解過去的任何事情³⁵。再一次我們可聽到分辨神類第二類的第五條規則：我們該十分留意我們思想的過程；如果在思想的過程中，結局不好，或使人心散，或不如以前定志要做的那樣好，或者使人靈軟弱、煩悶、擾亂不安，喪失了原來的和平，這些顯然表示是由惡神而來，因為牠是我們靈修前進和得救的死仇³⁶。

依納爵自己實行他在下一個規矩所提醒的：當人類的仇敵

³² 《神操》，第 322 號。

³³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 22~25 號。

³⁴ 同上，51 頁，第 25 號。

³⁵ 同上。

³⁶ 《神操》，第 333 號。

露出了馬腳，牠所引起的壞結局被識破時，上牠當的人，最好將牠帶來的好思想立刻審查一遍，那麼從這認識中取得了經驗，防備日後不致再陷入牠的圈套³⁷。

但是為依納爵最重要的經驗是，深信是吾主的仁慈願意給他解除的³⁸。人的工作不能成功時，天主自己給它勝利。這樣的表現就表示了祂是唯一的主。這樣，依納爵準備接受天主給他的大恩寵，我們不必在此仔細的描寫。

幫助靈魂是依納爵從勞耀拉開始常有的概念，在茫萊撒時，他幾次提到這件事³⁹。這類的交談為依納爵愈來愈重要，同時對內在事情的新的驗讓他了解這比外表更重要，因此，他開始減少補贖⁴⁰：

「他看出了他在同他來往的人們的心靈上所收的效果之後，他放棄了他以前所作的一些嚴厲苦功；他修剪了指甲和頭髮。」

開始看得出一種使徒性的未來。雖然依納爵不說，但我們可以想，這樣的交談也幫助他建構兩旗默想、三種人、三種謙遜的方式，因為他自己說，他在談話中表現很熱誠，並在侍奉天主的進展上有很大的志願⁴¹。

依納爵依靠這些經驗，他做完了第二週。默觀基督生活的奧蹟和祂的死亡與復活，在耶路撒冷到達了高峰。最後一段是默觀耶穌升天，在橄欖山，而且，也加上一個複習⁴²。回到巴塞隆納的時候，依納爵可說是做完了他的神操。

³⁷ 《神操》，第 334 號。

³⁸ 《自述小傳》，第 25 號。

³⁹ 同上，第 21、26、28、29、34 號。

⁴⁰ 同上，第 29 號。

⁴¹ 同上，第 21 號。

⁴² 同上，第 47 號。

五、選擇

我們沒有提到神操中一個重要的因素，就是「選擇」。爲依納爵，選擇是非常長的過程，經歷很多年，因爲這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。

第一個步驟，就是決定換生活方式，和往耶路撒冷朝聖。這兩個行動其實是同樣的意義：朝聖是刻苦的一部分。他已經在此階段又決定完全侍奉天主，在路上所做的守貞的志願，也是一個具體的表現，在蒙賽辣的武裝是到了高峰。這樣的侍奉天主的「決定」，就是守貞與武裝，要如何具體實行，依納爵還不知道，但他開始慢慢地發覺。

在那時候，依納爵認爲往耶路撒冷是短暫的事，因此必須要考慮朝聖回來後要做什麼⁴³：

「他開始省察由耶路撒冷回來以後，怎樣才能常度痛悔補贖的生活，忽然想起退隱到塞維爾的嘉都西修院去，埋名隱姓，爲使人不加重視，除了青草以外不吃別的東西。……他還是派了一名家丁到布各斯去探聽嘉都西修會的規矩；詢問的結果使他很滿意。」

可是，依納爵卻一點都不曾再提過要進入修會。

在蒙賽辣宗教悔改的經驗是侍奉天主的經驗，加上悔改的因素，就是幫助靈魂。因此，他想留在耶路撒冷，和他想幫助靈魂這兩個想法都混在一起⁴⁴。這無法實行反而讓他了解，他應該在人給他的記號發現天主的旨意。他應該改變他的決定，做完他的神操，開始他的日常生活，但是不要忘記侍奉天主和幫助靈魂⁴⁵：

⁴³ 同上，第 12 號。

⁴⁴ 同上，第 45 號。

⁴⁵ 同上，第 50 號。

「朝聖者一曉得了留在耶路撒冷不是天主的聖意，便多次自問『該作什麼』；盤算的結果，認為更好先讀些書才能協助人靈。」

讀書佔了他生平相當大的一部分時間，因為讀書的關係，使他一直換地方，因為他想幫助靈魂的渴望，使他常常在所到的地方都找得到一些夥伴。可是，同樣因為這個渴望，讓他換地方：離開亞卡拉到沙拉曼卡，從沙拉曼卡到巴黎。因為，雖然在這兩個城市，審判的結果都沒有判斷他⁴⁶：

「好似人們給他關閉了為人靈行善之門；他看出來留在沙拉曼加很困難；……因為為給人靈作些好事，看來這條門路已被定斷何者是大罪何者是小罪的禁令給關閉了。」

最後，幫助靈魂的渴望終於結出了果實，也就是他終於建立了一個穩定的團體。自傳當中沒有提到蒙馬特的發願，但他表達了他發願的內容⁴⁷：

「在那時期他們已經決定了要作的事，就是：去威尼斯和耶路撒冷，為服務人靈消耗他們的一生；倘不准他們留在耶路撒冷，便回羅馬去見基督的代表，他認為在那裡更能光榮天主裨益人靈。」

依納爵回到原來的決定：他的第一個選擇。但是他有兩個很重要的改變：第一，他現在有夥伴；第二，他決定假如不可能，最後的決定應該屬於教宗，反正是教宗藉著他的命令，阻礙了依納爵第一個企圖（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企圖）。

實際上，他們連去都不能去。到了羅馬，朝聖者把他的走路所需要的棍杖立定，不再需要了，因為他不再前行，他便開

⁴⁶ 同上，第 63、70 號。

⁴⁷ 同上，第 85 號。

始練習幫助人靈⁴⁸。依納爵只提在羅馬所受的迫害。不提到他和首批的夥伴在 1539 年四旬期中所做的分辨，而他們就在那時決定建立耶穌會。

其實，這也不是依納爵所參與的最後一個選擇，最後一個選擇不是他所做的，而是他所受的。他被選為領導耶穌會，雖然他事先已清楚地表達比較渴望被領導更甚於領導別人。

六、奉獻

在我們所提到練習的選擇當中，有一個脈絡，第一個選擇，依納爵是非常主動地做這個選擇，但在最後的選擇，依納爵是非常被動的。有趣的是，在神操做到的幾次奉獻，也有同樣的方向，就是從最主動的走到最被動的，我們簡單地提醒經文：

1. 神操第 53 號：我為基督「做」了什麼？現在為基督「做」什麼？將來為基督應該「做」什麼？（第一操練的對話）
2. 神操第 98 號：只要更能事奉祢讚美祢，我真心願意，滿心切望，效法祢承受一切凌辱反對，忍受一切實際的和心靈的貧窮；只要祢的至聖尊威上選擇「收納」我，在這樣的生活和地位上。（世界君王祈禱的奉獻）
3. 神操第 147 號：先求聖母為我祈求她的聖子和她的主耶穌，「收我」在祢的旗下。（兩旗默想的對禱）
4. 神操 234 號：主，請祢收我全部的自由，我的記憶，我的理智，和我的整個意志。凡我所有，或所佔有，都是祢所賞賜的：我願完全奉還給祢，任憑祢隨意安排。只將祢的聖愛，和祢的聖寵，賞賜給我，我便心滿意足，別無所求了。（為獲得愛情的默觀）

⁴⁸ 同上，第 98 號。

七、更的精神

談到現在，尤其是最後一段，似乎與神操的一個基本要素相反，就是 **Magis** (más, 更) 的動力。我沒有取消它，前面所思考的也沒有反駁它。而是從依納爵在蒙賽辣宗教悔改的光照下來了解，**Magis** 是對一位「永遠是更偉大的天主」的回應。**Magis** 不在「人」內而在「關係」中。這動力同時給人帶來更大的緊張與平靜。天主更大的光榮從來不可能是更大的，因此是無止境的（在這思考內存在著和平之源），正確地說，正是如此打開了人通往無限的領域，人總是不能「更」靠近天主的光榮（動力的因素）。當人更讓天主做主，由祂選擇和領導，在人的生命中就可能有「更多的 **Magis**」。

結 論

依納爵在自傳的結束時，談到神操的寫成過程⁴⁹：

「他對我說神操不是一氣呵成的，乃是將在他的心靈中認為有用的事，看來也能為他人有益；於是將它們寫出來。」

我在這篇文章中願意表達的，不是依納爵怎麼寫神操，而是依納爵留給我們的兩個文件中彼此的關係。或許這個對比，使我們更清楚了解依納爵的生平和神操的過程是：

愈 顯 主 榮 ！

⁴⁹ 同上，第 99 號。